

伤寒六七日，目中不了了，睛不和，无表里证，大便难，身微热者，此为实也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。

表里，

内被七情干脏腑，忧愁思虑总关心。

关心，

前例中的“表里”是个偏义复词，义偏于“表”。如果误以“表里”为联合词组“表和里”的话，那么既无里证，又怎么能断定它为实证，而“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呢？后例中的“关心”与现代汉语中“关心他人”的“关心”虽

然在形体上一致，但在结构和意义上迥然有别：现代汉语里的“关心”是动词，而这一例题内的“关心”为述补词组，即“关于心”省略了介词，宜释成“与心相关”。对这类试题尤须全面考察上下文的意思，不然匆忙应答，极易发生差错。

“随句释义”除了较多地采用上述题型外，也有与“断句”结合使用的，即在试卷上出现一段或一篇白文（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的文章），既须断句，又要解释其中的若干词语。应答这类试题，应在看懂全文意思的基础上，先行断句，后作注释。（待续）

任应秋教授谈学习古汉语

北京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 鲁兆麟

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研究生 彭建中

已故任应秋教授是当代著名中医学家。他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医事业，著述甚丰，桃李满天下。任老积一生之治学经验，认为古文学是学习、研究中医学的基础。因此，任老一贯强调学习中医必须首先学好古文，过好文字关。

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基本技能是学好中医学的基础。从历史上看，在封建时代，中医被称为“儒医”，所谓“医家奥旨，非儒不能明”（《儒门事亲》邵辅序）。又有俗言道：“秀才学大夫，如刀打豆腐”，无非说明了古文字基本功在学习中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任老曾列举历史上以儒学医而成名医的例证：晋代皇甫谧本是大文学家，当时的著名诗人左思所写的“三都赋”由于皇甫谧赞赏并为之作序，因而人们争相传抄，以致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，可见皇甫谧文名之盛，但由于他编写了一部《黄帝针灸甲乙经》，因此而成为大医学家，其文名反被医名所掩。朱丹溪年轻时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治经学，其经学功底深厚，故尔后转而学医，竟能成为一代宗师。近代上海名医恽铁樵，原是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，向以文笔犀利著称，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学基础，故能通过自学钻研中医而达到很高的造诣。以上皆是以儒从医而成就卓著之例。

任老自幼诵读经书，凡十四年，为尔后学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曾说：“我四岁启蒙，一直到十七岁，从《三字经》读起，共学了十四年的古汉语。学医亦从《医学三字经》开始，《时方歌括》、《金匱歌括》、

《时方妙用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、《脉诀》、《内经》要看张、马注，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看浅注和补正。医学老师不能讲，全凭十四年的古汉语基础来解决。”由此可知，任老是先治经学，后治医学，在坚实的古汉语基础上，建起了中医学的高楼大厦。任老一生读了五千多种中医著作，如果不是精通古汉语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任老一贯强调打好古文基础。一九六二年七月，任老和秦伯未、李重人、于道济、陈慎吾共同写给卫生部的“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”即“五老上书”，其中第五项就是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，建议加强医古文课程。要造就一代名医，还必须尽可能地扩大其知识面。因此，任老又提出在加强古汉语学习的同时，增设中国史、中国古代哲学史两门辅助基础课。“以古文为主，配合讲点史学、哲学，以文史哲为中医学基础”。任老的这一见解对更好培养中医人材亦很有意义。

荀子《劝学篇》有云：“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，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，真积力久则入，学止没而后止也。”任老则步其行式曰：“学医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学古汉语，终乎学好中医的基础理论以及诸家之学，其义则始乎打好基础，终乎作个有学、有术，能医疗、能教学、能科研的高明中医师。”今将任老这一教诲奉献给广大学习中医的同道，以为共勉。